

朱子語類

卷之十一 詩

□ 13
2939
28



13
2939
28



重錄朱子語類卷八十

詩

綱領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

璘

因論詩曰：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會做底，有不

會做底。如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以是顯然。

刺他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豈不是亂道。如載馳

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如鶴鳴

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倡三歎者，

人多理會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

去五味均平歲



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相道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

相傳上說去賀孫

問詩次序是當如此否曰不見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文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

自作賢者如洞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詩中有

可以比並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這般樣子賀孫

與詩傳不同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四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

他一句不胡亂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

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

作人之功及紀經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

之意次第甚明曰然退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
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經紀四方
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蔚曰勉勉即是純
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
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文蔚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

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有全

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

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

一句賀孫

李善注文選其中多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易直子諫韓

詩作慈良子方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可學○以下論風雅頌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必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偽法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若謂之周召之風東漢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說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說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說得奇巧之末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之末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

章爾程先生又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其不敢泛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也聖人存此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幽雅頌頌頌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引物為况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

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大雅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係者小大雅是所係者大吻吻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是變用他腔調爾太抵令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末着落至其正文闕闕雅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却言是天下蕩蕩齊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賴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齊子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魯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某只上一句心不敢信他舊曾

有一老儒鄭漁仲上卷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其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衆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罵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叙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於芣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人

做雅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

那亦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義剛

問比興曰說出那物事未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村度之閔睢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比賦時裏向全不段費解全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賦比興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閔睢麟趾相似皆是興而

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閑閑睚鳩本是興起
 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
 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
 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
 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辭如麟
 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
 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說子宜爾子孫振振子
 螽斯羽上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說
 比興皆類此個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
 而深遠者又係人之高上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後

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詩皆却說風景獨曹操愛說周公
 其詩中屢說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較別也是乖義剛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
 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
 興意雖闊而味長賀孫

詩之興全無已莫振錄云多是假他物後人詩猶有此體

如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

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方子錄同振

六義自鄭氏以未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未失之后妃安

知當時之稱如何下六義

或問詩六義法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

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維素。

器之問詩傳分別六義，有未條處曰：不必又只管帶却許多，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栢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看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木之

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着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看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實吟咏箇

甚麼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與本意元不相關。問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說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設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受胙，主與賓戶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許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戶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

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詩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自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禮是大段有節奏，賀孫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敬仲以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吟之唱曲，合宮調商調之類。敬仲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國史方子詩纔說得密，便說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小序不

會寬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填塞了他有尋得着底猶
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變序要就
却礙詩詩之興是劈頭說那末由底兩句下面方說
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
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
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發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
享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
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
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
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高
太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
何嘗止乎禮義二振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
中諸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皆
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梁中有甚禮義大
序只是揀好底說心未盡皆

詩太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
別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
先儒何故不虛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
只依他那箇說出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
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唱和之詞如是者
有十數篇序中都說從別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
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去且相與
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

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深思遠固如此至
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憂爾故說山則有
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一旦死然以死則他人藉之以為樂爾所以解勸
他及時而樂也而序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
蓋風俗之變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
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
晉昭公又大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
天子之詩也采芣則天子所以答魚藻矣至鹿鳴則燕
享賓客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之
則妄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棣則燕兄弟之
詩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

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
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略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鳴至
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
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
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薦厚
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
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懽樂末章祝頌其既飲此酒
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
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
昔便謂耆老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
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既醉則父
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

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蒼鳥鷩也今序篇皆失之又曰詩即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道夫

詩書序當開在後面下小序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楊子注其序六摠在後德明

王德修曰六經惟詩最分明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逐過後面自作一處文蔚

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節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表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九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鮮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浩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羨刺那人詩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者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因序得却如此毛公全無序鮮鄭間見之序是衛宏作詩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鑄之言

因論詩歷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見以衽黃耆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卜之勤勞為后妃之志事固不倫况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

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附會以為此人棄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乎於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為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未失國便將許多詩畫為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疎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而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為傷於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於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夫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

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為遜舜一事舜典到歷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別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謬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未予細看一而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宿之初進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然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忘

乃與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却舉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無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况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其麼道理如此

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勳何以見先
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
保乃與鹿鳴爲唱答行葦與既醉爲唱答蟋蟀與山有
樞爲唱答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爲刺禧
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
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
作詩者是一箇不放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便又說無已太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
有衣裳弗曳弗婁死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鍾鼓弗鼓
弗考死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
恁地苦澁詩序必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頌人載馳諸
詩是也吳天有成命中說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

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
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
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未遂生一
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
說着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樂句說
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
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仔細只是大本
已失了更說甚麼向賞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
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
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據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
云今人不以詩說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
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太害處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
孫賀
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
其人如此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莊姜之
詩却以為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
紀但言某公平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頃公固亦是
衛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為
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
不能致者則但言刺詩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
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廣
矣其言已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
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

也此數語却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
等人做不是箇老師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
如行葦之序雖皆是詩人之言但却不得詩人之意不
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某謂此
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
遠具爾或肆之越或授之几此詩本是興詩即是興起
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又云鄭
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
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云衆散民
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衆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
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

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放鄭聲如柳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為之以自警又有稱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

問詩傳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謚號不美者揆就其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蘧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其由此見得小序本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指實得其人姓名於費詩

有何益也 大雅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曾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其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答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上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却附會作小序美刺

伯恭黨得小序不好使人看着轉可惡

器之問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意補入下論詩韻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本或自以

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可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儒用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曰伯庸康寅吾以降洪又重之以修能耐紉秋蘭以為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其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刺在漳州方子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頗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文創得此例然楚詞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

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 開祖

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其然尋得當時不曾
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
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
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
我戎亦是協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違才老欲音
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來讀楚辭天問見一
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
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打過去也 義剛。饒何氏
錄云中庸奏終
無言奏音族平聲音駿
所以毛詩作駿字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二字多
者引十餘證少者六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刪去姑

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
稽不濫不敢怠違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人避諱改
作嚴字其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
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
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詞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開于
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雲
以叶戎字某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
子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有云南仲太祖太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則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諺
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散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
哉叶音茲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
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閒居必多押韻

莊子中允多至於易象辭皆韻語也又云禮記五奎三
知子之來抄之雜佩以贈入之此例甚多作字作做保字
作補徃近王勇近音既說文作鈺誤寫作近音

問詩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其又續
添減之蓋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
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煇

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
與古合處子升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
字分之類六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疎後世韻方嚴密見
某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木之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德言語自恣地好當
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

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
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
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
詩宋之

論讀詩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
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
者方看得論方子論讀詩之以十摠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心
及逐字將理去讀便都壞了厚
問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會
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壞了問變風交雅如何

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依他恁地說如漢廣汝墳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寓

公不會看詩頭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代擅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而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個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義剛

林子武說詩曰不洩得恁地求之太深他當初只是平說橫看也好豎看也好今若要討箇路頭去裏面尋却怕迫窄了義剛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是說雲漢恁地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畧有些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個

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十篇可也個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人費盡氣力太做後尚做得不好義刪

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白令人誦讀却邊旁聽之其話有未通者畧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組捏耳非通訓也俗

先生因言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

語故它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錄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入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所般曰以其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劫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况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必大看詩不要死殺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思

思節以下論讀詩在興起

讀詩便長入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要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豈亦有芭武王豈不仕蓋曰豈水且有芭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閑雅

處意不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必
 問向見呂大問讀詩之法呂大舉橫渠置心于易之說見
 教其遵用其說去誦味未固有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
 終不能有所啓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着力處今讀
 之止見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着
 力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不特詩也他書皆然古人獨
 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
 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看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
 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蓋為
 夏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
 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雖如此
 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意便橫說豎說

都得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
 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高子
 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
 人之意以舉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六間有叙賓
 客答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六足此
 意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
 禮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
 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
 以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
 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普我湛露麥
 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賓客後人却以高
 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為恩澤皆非詩義故野有蔓

草露露滑兮亦以為君之澤不下流皆局於一箇死例
所以如此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
之曰此興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者比者
人便自作比者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
句帶起來說如何去上討義理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
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
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慨如人拾得一箇
無題自詩再三熟看要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
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
依舊說它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
心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
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

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法又曰交風中固多
好詩雖其間有沒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遺意更方
可觀後人便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
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亦多不解其辭意者樂府中羅
敷行羅敷即吏君之妻吏君即羅敷之夫其曰吏君自
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又曰夫婿送東來十騎
居上頭觀其氣象即吏君也後人六錯解了須得其辭
意方見好笑處又大

學者當與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
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
事謂如拾得箇無題自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
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

思如草萊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不當如此須先令人歎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矣八傑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觀盡何用逐日只照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入城郭須是逐街坊單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女曰鷄鳴一詩意思亦好

讀之真箇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

個以下論詩在熟讀玩味

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功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闢濼零碎便立說去縱說得是也只無益莫道文未是也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誦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看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

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七義，体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問學者讀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曰：「說得來，乾燥元來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雍，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

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故。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咏者，久之又曰：「大雅中如烝民板柳等詩，自有好底。」董氏舉侯苞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自誦於其側，不知此出在何處。他讀書多，想見是如此。」又曰：「如孟子也，大故分曉，也不用解他熟讀滋味自出。」

先生問林武子看詩何處曰至大雅大聲曰公前日方看
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教底一
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
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
時頭被脊頰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
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又曰生
民等篇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禮正相合議

問時舉看文字如何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要緊要
是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則詩六無難看者曰讀詩全
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
得且如子善向着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此則何緣

會淡洽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
不記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
時舉曰緣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
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
而後能熟積習讀去後來却起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
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
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時
問看詩如何曰方看得閑睪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
疑處只熟看某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
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鬚
鬚見得便自虛說耳及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
熟看時舉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
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
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且看詩不從頭看
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寫如
厮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厮殺
明日又重新殺一番牛個

解詩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
又曰曾參看諸家否曰不會曰却不可文蔚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
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
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註
乃云欲其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
經為注未嘗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
卷不知併何卷也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
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
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所詩說疎放
覺得好子振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篇
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
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
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
記人只是看這箇心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程
然先此諸儒上多有助舊未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
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
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蘇明允說
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
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
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當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知此
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
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字事云若一文作一事只做得三
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僻作丁

事者林文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
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
伊川者陸子靜看過二程底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
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
也人傑曰必大錄云橫渠解經底
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書解
無闕疑處只據意說去木之問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
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
了如今看他底酒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
却鄭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
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賡賓此甚不然如

國風中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勤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卿一皂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以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媿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

美惡有得惡謚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見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煨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它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衛門之詩便以誘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緝領第一條

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然而不怨，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自當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只自曉得前輩詩如何，可盡解曰：何况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須要字字句句解得麼？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說與我意如何，大密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則道理流通，自得矣。

或問詩曰：詩幾年埋沒，被某取得出來，做公門看得恁地搭滯，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看某詩傳，有_不活絡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減不堪添。_{胡泳}

伯恭說詩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說皆直靠，直說揚。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諒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_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為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託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為一鄉所疾苦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杞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

賢也揚

因說學者解詩曰其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上都在頭
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
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
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
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
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
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
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
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
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
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着

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
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
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個

詩傳中或云始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不免
且用其說拱壽

詩傳只得如此說不容更着語工夫却在讀者心

問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
則為經風雅之變則為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即經也如
後人作反騷與夫九辯之類則為傳耳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八十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一

詩二

周南關雎 兼詩論

詩未論音律且如讀二南與鄭衛之詩相去多少

問程氏云詩有_二南猶易有_二乾坤莫_一只是以_二功化淺深高下_一之曰不然問莫是_二手者諸侯之分不同_一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前輩謂二南猶易之乾坤其詩粹然無非道理與他詩不同曰須是寬中看緊底意思因言匡衡漢儒幾語亦自



說得好曰便是他做處却不如此炎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於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說詩以為雜雅頌者緣釋七月之詩者以為備風雅頌三體所以教後人之說如此又曰興之為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栢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詩體也卓敬子說詩周南曰他大綱領處只在戒謹恐懼上只自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過備讀關雎之詩便使人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備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否曰亦不須問是要風

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且要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

裏面看義理是如何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之木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官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之木

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天理人欲

說后妃多失却文王了今以君子為文王伊川詩說多未是辨

問麗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

吾頃

卷八上

六

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問曹兄云陳大說關雎如何曹云言關雎以美夫人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曰如此則淑女又別是一箇人也曹云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為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先生乃云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書恁地讀

去久後自然見得義理卓

魏兄問左右毛之曰毛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卓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雉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鷺而別之類

魏才仲問詩關雎注摯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說似形容其美何曰也只是恁地問毛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知文王后妃

則必當如太如其原如此孫

睢鳩毛氏以為擊而肴別一家作猛擊說謂睢鳩是鷄之屬鷄自是沉鷺之物恐無和菜之意蓋擊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此是與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睢鳩是擊而肴別之物若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不全不相類只借它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閔睢又略不同也幸時

古說閔睢為王睢擊而肴別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鷂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她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睢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浩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原是隔丈來地所謂擊而肴別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矢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為貴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於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芭今之苦賣孫

卷耳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此后妃

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
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此詩多不說被這意然亦有
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
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
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
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
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名也李時

樛木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
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其所著詩傳蓋皆
推尋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
道言語自是不泥著某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

此他書曰然李

螽斯

不如忌是后妃之一節閔睢所論是全體方

兔置

問兔置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相應
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學

漢廣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獮

狁學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
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齊此樣詩說得一邊厚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

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而句六句是反復說
如奕奕寢朝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有人心子
付度之躍躍竟兔遇大獲之上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
有心賀孫。詩傳
育心兩句今作只而此

汝墳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
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麟趾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育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
是取以為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說麟
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育病之
時舉說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似亦不成文

理曰是

時

召南鵲巢

問召南之齊鵲巢猶周南之齊閔睢閔睢言窈窕淑女則
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
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
舉時

采芣

問采芣繫以供祭祀采芣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忠未必
親為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明德
器之問采芣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
兩存從來說繫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
只為奉祭事不為蠶事之

問采芣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葛
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芣是婦職以為同
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
而已舉時

問殷其雷

問殷其雷此君子于後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曰
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
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于詩則
發乎情不同類

標有梅

問標有梅何以入于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世方
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學可

問標有梅之詩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
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歎
違男女之情辭

江有汜

罷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
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
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自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
勤而無怨之意因問罷之此詩名南詩如何公方看周
南便又說召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
班剝剝指東摘西都不濟事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
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之本

何被穠矣

問何被禮矣之詩何以錄于召南曰也是齊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平經及變詩也自難考據如頌中儘多周公說話而風雅又未知如何攷

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只是其句其語拙耳

騶虞

騶虞之詩盖于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祀義也

仁在二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祀者義也

于嗟乎騶虞看朱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子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

邶柏舟

罔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與曰他下向便說泚女見得是因彼與此此詩總說柏舟下向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

陳器之疑柏舟詩解曰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比興之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

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于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曾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考何必懷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太義不可不理會得也祖 罷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齊可怨之事亦須還他齊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昊天更齊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林

綠衣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言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古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謂是爾沫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燕媿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綠衣之心塞實淵深所冀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

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
我深誦嘆之冰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于戴媯言下能已
者及四章方見莊姜於戴媯非是情愛之私其言塞
淵溫惠之德能自泚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已
以不忘則見戴媯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
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領之舉

日月終風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之
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
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于莊姜猶有往來之時但
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

姜而莊姜不免微定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
當次曰恐或如此舉

式微

器之間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
它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各羈旅
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師之意今人多被止
乎禮義一句泥只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
如壯田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又如標有梅女子
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
此者不可不知向見柏恭履澤詩齊魯人女言兄嫂不
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
情處為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

謂詩可以觀子升問嚴澤詩編得如何曰大綱亦好但
自據他之意揀擇大率多喜深巧有甚者若平淡底詩
則多不取問此亦負接續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亦
須看此意木

簡号

問簡号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看以過人者夫能
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
以為善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生
之正祭故獻土之礼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自
不得志耳時

泉水

問鴛鴦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于彼而寫其憂哉

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
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時

北門

問北門詩只作賦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此當時必因出此
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此意思學

問莫來馬孤莫黑馬為孤與鳥不知詩人以此何物曰不
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
景象也時

靜女

問靜女注以為活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活
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活奔之人不知
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入於城隅安得

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
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舉時

二子乘舟

問二子乘舟法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期驪姬之
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
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然于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
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
舉時

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伋壽以此觀
之則人生自有秉彜不係氣類兼

干旄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
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
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
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
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兼

淇澳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
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
服飾之盛各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
則煅煉已精溫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惡問
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誇
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

功甚不苟年九十五歲猶命辭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
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
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

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
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於房
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諛草言樹之背
蓋房之北也

狡童

兼論鄭詩

鄭衛皆淫奔之詩風兩狡童皆是又豈是思君子刺忽忽
愚何以為狡

經書都被入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
安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况忽之所為可謂
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
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况其義先生詩解取程子
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
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
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
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指忽且今所謂彼者它人之
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
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譽子為憂忽之辭則彼
狡童子自應別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誰曰必是當時擅

命之臣曰不與我言乎却是如何曰如祭仲賣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瑛因是以求頑鼻之義為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悞入鄭忽如何做得校童若是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却于祭仲共叔段甚事如褻裳自是男女相答之辭却于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序大率皆然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似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寧不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效却如德

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語又問太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于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詩

江疇問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當時之暴斂於民觀之為言亦不為重蓋民之於君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讎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曾言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心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校童想說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詩辭多是出於

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鷓鴣云拈據拈茶之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聲采難效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講張為好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句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曰古人作詩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詩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暴取實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寇仇故發為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怨總做刺怨便費得無限杜

撰說語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太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此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為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鄭忽深文誡斥得可畏

曹云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裏面添一箇休字也這只是衛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為君言也

鷓鴣

問鷓鴣詩序却似不坊詩中却要理會其曰鷓鴣鳴矣朝既盈矣匪難則鳴蒼蠅之聲舊法謂夫人以蠅聲為鷓

聲所以警戒其君使風起耳先生詩解亦取此語然以實而巳今鷄鳴聲以給之一夕偶然其君尚以為非信
本未鳴乃借鳴聲以給之一夕偶然其君尚以為非信
它夕其復敢言乎是曰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
否鄙見政謂是酬答之辭曰如此說亦可

著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
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
尚之以青黃素瓊瑤瑛太抵只是押韻如衛詩說良馬
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
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于耳中為復是
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塞在當耳處

園有桃

園有桃似此詩并脚

蟋蟀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說固不在言然詩作子晉而風係
於唐却須有說曰本是唐及晉水左改號晉琮曰莫
是周之班藉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
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
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說亦緊恰似
舉子做時文去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

幽七月

問幽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幽雅蜡祭
息老物則吹幽頌不知就幽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

語類

卷八十一

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頌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頌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頌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頌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夫道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凡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攷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個月之間早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杜成十二月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杜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

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義剛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感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時舉無純臣語恐記誤

問齊被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為君之尊而未必知為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

因是以知民事也時

鴟鴞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蔡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蔡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奈何哉林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時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讎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

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是如誰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一場大疎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裏人自做出這一場大疎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被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鴟鴞其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挑木樵以臨天下管蔡豈想被這鴟鴞咬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于孺子這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使得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誑下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許多機變曲折在個

東山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補大夫美之一句便知不
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律性
失了前入本意如此類者多矣時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
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熹

破斧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卜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
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
人箇箇計較利害者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得也
只是護了我折我斧莫得關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
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處說四國如正是

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然這例自恁地說續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這箇却是箇好話頭義

問破斧詩傳何以謂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

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槩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

骨着不成說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孽孽為善是舜

之徒然孽孽為善亦有多少淺深淳二義別

安卿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銳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

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公多年不相見

意此來必有天題自可商量今却恁地如何做得工夫

恁地細碎安卿因呈問自先生曰程子善有讀了後全

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不

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踏着他關挨了倏然悟時
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蓋實
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今只恁地
包羅說道好似契物事相似事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
此好是如何却又不知如此濟得甚事因云如破斧詩
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
不曉剛義

先生謂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甚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
有甚疑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銳是廉人如何謂之聖
人之徒曰有廉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文理底盜賊
之徒淳

破斧詩最是箇好題目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

一句沒緊要底淳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地正
大之情只被那一句礙了曰只泥一句便是未見得他
意味淳

九罭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
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孫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
於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於汝但暫寓信處
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
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衮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
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
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

多少辭語到底鶻突其嘗謂死後千百生須有欠知此
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賀孫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此是句腰
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方子

狼跋

狼跋其胡載震其尾此與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略似程子
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
幸虜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
自遜此太美爾此古人善於辭命處大必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為
乃公自讓其太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詭邪之口得以加
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

詩人此意也回互秀曲却太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你
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
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備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明是為季氏所逐
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必

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
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大必
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嘗見古
人二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嘗令孫子誦之則見其
詩果是灑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
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儼切而不失義理之

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容詢咨謀看此詩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鹿鳴諸篇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十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蓋入學之始須教他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閔睢卷耳采芣采蘋等篇皆

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時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時

蘇宜久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略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間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俞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

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
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豈其然
乎之句反復玩味真能使入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
所謂生于憂患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過入欲而存天
理須是恁地看胡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呂伯恭崇禎詩章說聖人
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
好銖

伐木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
之也曰然又問醴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
醴曰其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醴酒之物

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醴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縮帛故以
茅縮酒也韓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
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壽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龜之除必大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觸之謂如何
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
壽

問天保上三善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生主亦
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編為爾德則福莫大于此矣故
卒章畢言之曰然韓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編為爾德為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頌之林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時舉

采薇

又說采薇首章略言征夫之出蓋以獫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而歆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

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推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于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略耳時舉

出車

問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閔雉詩論非天下之至靜不不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吟皆別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曰正為後來者得如此故別去曰閔雉詩今引匡衡說甚好曰呂氏亦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寬博如此銖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麟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為

長賞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又問胡不旆旆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為卷而建之而左氏建之故曰此旗何不旆旆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入意之不發也曰此說雖精巧然胡不旆旆一句語勢似不如如此胡不猶言不若人言豈不旆旆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憔悴耳如此却自平正伯恭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錄

魚麗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道四句儘說得好道

南有嘉魚

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摘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問枸曰是機枸牛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有入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醞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比則亦醞酒不成錄

麥蕭

時舉說麥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時舉

六月

六月詩既成我服不于三十里當度

采芑

時舉說采芑詩曰宜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

戰鬪故尺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舉時

車攻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
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
所以為中興之辨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舉時

庭燎

時舉說庭燎有輝曰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輝光相雜
此是吳材老之說說此一子極有功也舉時

斯干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損何事而言曰
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交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

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
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
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勉
萊公捷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
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寓

載弄之瓦瓦紡磚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
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磚也然未可必
舉時

節南山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
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它一箇不好少
間到那瓊瑣烟姬處是幾箇人不好了剛

吾頃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為牽羸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予者此物亦惟予乃能運也舉時

小弁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然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一面說何辜予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

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賈小雅雖未畢且併者大雅小雅後數篇大雅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子付度之躍躍龜克遇大獲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蓋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于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領之時奉

大東

有饑有殽有棘棘七詩傳云興也問似此等例却全無義

理曰興有二義有一樣全無義理炎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冰

楚茨

楚茨一詩精深宋傳如何做得變雅子方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謠引楚詞語思靈保兮賢嫫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蘇文

甫田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

此二條論齊甫田宜在前齊風並下

何樂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源

一步歛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錄

驕驕張主之意猶曰暢成桀教耳桀桀與驕驕之義同今田畝間莠草硬槍大必

瞻彼洛矣

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說小地名東西京共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孫賀

問蘇詒有與蘇詒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蘇幣之附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波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

語類

卷八上

八

其臣桑扈鶯鶯皆然贊孫

車牽

間烈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為然且云

向來然尋得子方

實之初筵

或問賓之初筵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

此自戒也未可知卓

茗之華

周家初興時周原膺膺華茶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

也祥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

索蔚

大雅文王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帶

問周受命如何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

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可已

又問太王剪商左氏云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莫此是意曰

此事難明但太王居乎夷狄之邦強大已久商之政令

亦未必行於周太王公雖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

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太王取之何害必言太王不

取則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則分明是盛德

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

文王詩直說出道理振

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耶只文王要德地便是理合

如此便是帝命之也礪

語類

問先生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既沒精神上與天合
 者來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其生也既有以異於人
 則其散也其死與天為一則其聚也其精神上與天合
 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此又別是一理與眾人不同曰理
 是如此若道真有箇文王上下下則不可若道詩人
 只胡亂恁地說也不可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古注亦如此左氏傳天子所
 居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意
 馬節之問無邊爾躬曰無自過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

伐以蓋

餘

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厥生厥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時一

日之間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一時
 見之如忽然跳起又曰龜說時如今人言軍勢益張剛
 舊嘗見橫渠詩傳中說周至太王辟國已甚大其所據有
 之地皆是中國與夷狄夾界所空不耕之地今亦不復
 見此畫矣意者周之興與元魏相似初自極北起來漸
 漸強大到得後來中原無主遂被他取了廣

械樸

問械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此
 篇與前後數詩同為稱揚之辭作序者為見械樸近箇
 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矣第一章只
 是起興何與人及草木以祈黃耇是願頌之詞如今人
 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祈字便說是乞言備

核撰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改第十來
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雅中
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羨之
意音

傳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還不作人先生以為無甚
義理之興或解云云先生曰解書之法只是不要添字
追琢其章者以金玉其相故也勉勉我王者以綱紀四方
故也瑟彼玉瑱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隆此是
比得齊整好者也麟

詩無許多事大雅精密還是何字以類推又曰解詩多是
推類得之方

還不作人古注先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

字甚好人傑。去偏錄注
云道隨事着也

皇矣

周人詠文王伐崇伐密事也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
天意云尔文王既戡黎又伐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
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大必

時舉說皇矣詩先生謂此詩相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接
無然歆羨上說起後而却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
文王先有這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于伐崇伐
密是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問無然畔接
無然歆羨竊恐是說文王生知之資得於天之所命自
然無畔接歆羨之意後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乃是文
王做工夫處日然時舉

下武

昭茲來許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栢梁臺詩末句韻亦同子方

文王有聲

周鎬至豐邑止二十五里武王何故自豐遷鎬曰此只以後來事推之可見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主之官庭小故作之想得遷鎬之意亦是如此周得天下諸侯盡來朝觀豐之故宮不足以容之爾廣

生民

生民詩是叙事詩只得恁地蓋是叙那首尾要盡下武文王有聲等詩却有反復歌詠底意思義剛問履帝武敏曰此亦不知其何如但詩中有此語自歐公

不信祥瑞故後人總見說祥瑞皆闕之若如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之偽妄而併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為非廣

時舉說履帝武敏歎彼介攸止處曰敏字當為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為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入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時舉

既醉

時舉說既醉詩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意曰此兩

事孰有大於此者乎曰觀行嘗及既醉二詩見古之人
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
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先生領之時
子善問釐爾女士曰女之有士行者銖曰荆公作向有冊
云惟昔先主釐厥士女士女與女士義自不同蘇子由
曾論及曰恐它只是倒用了一字耳因言荆公詰詞中
唯此冊做得極好後人皆學之不能及銖曰曾子固作
臯太子冊亦放此曰子固誠是學它只是不及耳子固
却是後高崇簡詰詞好因朝之制外而三公三公內而
臯后太子貴妃皆有冊但外自三公而內自嬪妃而
下皆聽其辭免即免惟臯后太子用冊銖

假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是願其子孫之衆多穆穆皇皇宜君
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願其子孫之賢夫道
舜功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勿忘勿忘長之意曰不必
如此說不愆是不得過不忘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
由舊章可
此詩末章則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
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而百辟卿
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
綱常張而不弛也舉

公劉

問第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宜而第四章言居邑之

成不知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茂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問第四章君之宗之處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群臣之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問徹田為糧處先生以為徹通也之說乃是橫渠說然以孟子考之只曰公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由又公羊云公由不治則非民私由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橫渠之說不肖蓋未必是訖畝而分也又問此詩與豳七月詩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家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至于不窋蓋已失其官守故云文武不先不窋至於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由是而興也舉

詩經說公劉詩韞珠容力注云或曰容力如言容莫謂韞珠之中容此乃也如何謂之容莫曰如今香囊是也舉

卷阿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為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壽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于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群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領之舉

民勞

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

戒時舉因謂第二章未謂無棄爾勞以為三休蓋以為
王者之休莫大於得入惟群臣無忘其功然後可以為
王之休美至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迄有德蓋
以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
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
二章無裨正敗無裨正反充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
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
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領之舉

板

吳夫曰明及爾出王吳夫曰且及爾游衍且與明祇一意
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總有此放肆他便知銀云這裏若有此處
理恰似天知得一般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

無敢戲豫故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

此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發錄同

道夫言昨來所論吳夫曰明六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

人之所以為入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須而
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遺既說得是
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
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
自家身上思量又之自見記曰西君相見揖讓而入門
入門而縣興揖讓而陞堂陞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
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
仁焉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
闕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紊其序

便是仁曰忘地猜終是血脈不貫且反復熟看時道
 時學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推理而言仁體事而無
 不在是推入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推心而言也
 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于
 身允乎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
 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
 時季。餘見。
 張子書題

蕩

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
 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
 克終如疾歲而多邪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
 以卜托文王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

天之過如文與是方爾德不明與天不誨爾以酒匪上
 帝不時之類皆自發明首章之意先生領之舉時

抑

抑悲刺厲王只是自警管攷衛武公生於宣王末生安得
 有刺厲王之詩據國語只是自警詩中辭氣若作自警
 意有理若作刺厲王全然不順伯恭却謂國語非是浩
 抑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又自
 警之理且厲王無道一直被入言提其耳以小子呼之
 心不素得且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
 都不開善法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以史記考之
 武公即位厲王死之後宣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
 不是伯恭三張小序又云史記不可信恐是武公必嘗

事屬王若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則其意味甚長國語云
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匪我言耄可以為慶又如
豈爾侯度注家云所以制侯國之度只是侯國之度耳
曰喪厥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
夕諷誦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爾之類皆是箴戒作
文之體自指耳後漢侯苞亦
有此說。備
先生說抑詩然好鄭謂東萊硬要做刺厲王錄以爾汝字
礙曰如暮中之辨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
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大抵他說詩其原生
於不敢與先儒將詩去就那序被這此字礙便轉來第
鑿胡說更不向前來廣大處去或有三說則俱要存
之如一句或為興或為此或為賦則曰詩兼備此體某

謂既取興體則更不應又取比體既取比體則更不應
又取賦體說狡童便引石虎事證且要有字不與白南
軒不鮮詩道詩不用解諸先生說好了南軒却易曉說
與他便轉淨
衛武公抑詩自作懿戒也中間有嗚呼小子等語自呼而
告之也其警戒持循如是所以詩人美其如切如磋方
雲漢
問雲漢詩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已處太少曰然駟
崧高
問崧高烝民二詩是皆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曉
不得封諸侯固是太事看烝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
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古人做事有不可曉者如漢築

長安城都是去別處調發人來，又只是數日便休。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注家多說是燕安之衆，其說即名公所封燕國之師，不知當初何故，不只數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又却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又曰：看《烝民》詩及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有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所以傳得這些言語。如《烝民》詩：大哉，細臚。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皆說得好。剛錄孫○義小異。

烝民

問：《烝民》詩解云：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太保，可知此正名康公之舊職。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曰：他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仲山甫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蔚。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
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
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
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彊遂于不虞以保天
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它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
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
詩文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這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
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
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有犯之
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

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
得聖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
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
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周頌維天之命

假以溢我當從左氏作何以恤我何遐通轉而為假也子方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為成王誦其問
下武言成王之乎如何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

我將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
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

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主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_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_以有功之祖配之備

敬之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節

絲衣

繹祭之明日也賓戶以賓客之禮燕為戶者敬

魯頌泮水

泮宮小序詩傳不取或言詩中既作泮宮則未必非修也

直卿云此落成之詩佐

闕宮

太王剪商武王所言中庸言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是其事素定矣橫渠亦言周之於商有不絕處之義蓋自其祖宗遷幽遷邵皆其僻遠自居非商之所封也揚

商頌

商頌簡與方子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攷安有莫敢不來主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時所作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與古非宋襄可作又問頌是告于

神明却魯頌中多是頌當時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僖公豈有此事曰是頌頌之辭又問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孟子引以為周公如何曰孟子引經自是不子細
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思
無邪一句正出魯頌備

玄鳥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德地說必是有此今
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傳

長發

湯降不遲聖敬且嘏天之生湯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條
德又無一日間斷備

語類八十一卷終

